

第二十三回 華秋英急智刺淫倭 何仙姊幻形救淑女

且不說雪姐安居吉水，卻說這倭寇的根由起於嘉靖二十五年。祇因彼時倭人將洋貨到江浙沿海地方互易，多被奸商邀賒，奸商又被諸貴官家鯨吞，成千累萬不償價值，以致群倭盤踞近地島嶼不散。諸貴官又聲言倭寇侵窺內地，嚇官兵進剿，因此激變群倭，分頭肆擾。始則劫奪客商，邀截海道，繼而攻城破邑，殺掠鄉村。且有內地兇徒、匪類、逸犯、逃兵勾連響應，遂至猖獗。連年以來，沿海生民受其涂毒。及浙撫茹環同都指揮使吳璜獲斬通倭奸細九十餘人，督兵進剿，屢立戰功。這諸貴家因不能獲利反嚇言官論茹環玩寇殃民，逮問鍛煉，暴卒獄中，吳璜亦下獄論死。自此，倭寇益無忌憚，閩、浙、江、淮等處出沒不定，殺掠焚劫，異常慘毒。又兼同時有海盜徐海、汪直聚眾至數萬寇擾江浙，與倭首趙天王相為狼狽，官軍屢戰不克。

這趙天王更為桀驁，其妻赤鳳兒使兩口苗刀，有萬夫莫敵之勇，卻是美而悍妒，因此趙天王十分畏愛。其時被江五、江七慫恿，卒領倭寇數千突入崇明，攻破城池，大肆屠戮。知縣激發一澄率領民兵巷戰而死，把總在逃被殺。彼時常鎮參將李更長駐兵楊舍，崇明是他統轄地方，聞報率領官兵一千，會同太倉專管游擊袁潮合兵前來救應崇明，已是無及。兩人見倭勢方張不敢進逼，因商量分兵守住孔道，待他自出，截其歸路。

原來這崇明失守正是殷勇到任前一日之事。那阮守備聞知攻破崇明，離汛咫尺，正在坐立不安、手足無措，忽報殷勇到來接印，正中心懷，便匆匆交代而去。殷勇接印後恐倭奴乘勢來侵，即傳令箭調集附近汛兵二百五十名，交本營把總董槐守住留河要道。自己率領本營兵三百餘名星往孟河地方，據險設伏，邀集倭奴歸路，又與留河首尾相顧。

且說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殺掠，巨商富室，罄擄一空。婦女三十以上無姿色者殺戮無存，少艾者驅使作役，青天白日，群聚蹂淫，少不如意，揮刃濺血，群婦股裂受污，天日為慘。這趙天王殺掠滿意，幸得赤鳳兒妒悍非常，不敢恣其淫虐，卻聽了就地滾江五的指揮，帶了倭兵三千出據圖山，欲窺太倉。尚有倭奴千餘盤踞城內，為犄角之勢。

卻說這崇明城內有個黎富戶家，夫婦二人同逾花甲，並無子息。祇有一名義女名叫秋英，本姓華氏，原是書香舊族，父親華宣是個寒士，因拖欠官銀，追比不過，無奈將他賣身抵償。到黎家時年方十二，黎老夫婦因無子女，見他

是個舊家兒女，又且生得秀美聰明，就把他作女兒看待。後來華宣死了，也虧黎老與他買棺殯葬。秋英到十八歲上更出落得十分標緻。黎老夫婦原要與他招贅一個養老女婿倚靠，不料其年因倭寇屢來攻打城池，兩老口相繼憂怖而死，都是秋英一力殯葬。這華秋英不但人物秀麗，抑且心性聰明，遇事見機，極有膽智。其時也被倭奴擄在群婦隊裏，身邊卻緊緊藏著一口小利刃，防倭奴來犯已拚一死，祇因婦女眾多，一時犯他不著。

一日早晨，有數十倭奴聚集在一大宅院內著眾婦女與他造飯，其餘各擄一個當眾宣淫。內有一個身長力大的倭奴來犯秋英。這秋英卻是天生的靈巧，在倭奴中數日已習知倭奴的言語，見這倭奴來犯便給他道：“白日裏當著眾人面前不好看相，不如同到屋後無人處好。”那倭奴大喜，即跟著往裏邊來，卻是一座樓屋。秋英指著道：“樓上去好。”一面說，就上扶梯，這倭奴也隨了上來。秋英到得樓上，原主意拼命刺這倭奴，不意看見樓板上放著一個壓衣石鼓約莫也有數十斤重，秋英心生一計，道：“你且關了門，把這石鼓靠住，省得人來打攪。”這倭奴點頭，就將手中兩口苗刀遞與秋英拿著，彎倒腰雙後來掇那石鼓。秋英見他抱起石鼓時，即將一把苗刀從他小肚子底下用力刺進腹軟，刃利直盡刀把。這倭奴痛絕倒地，意不曾出聲。

秋英見倭奴已死，想道：“少刻必有倭奴進來，難免一死。”人急計生，卻打從樓窗走出。見左右人家牆垣樓屋處處接連，因料這倭奴昨日從東而來，今日必不再往東去，我若走得東門便有生路，因打從屋瓦上逐家盤遞，望東而走。到了房屋不連之處便下來。從坍處一步步找路而去。如此上上落落約莫也走了有四五里的光景，望見離東門不遠，祇聽得後面哭聲震天，回頭一望，見西頭煙火，沖天而起。原來這些倭奴飽飯後探聽得有官兵到來，卻將這些婦女關閉在屋放火焚燒而去。可憐這些婦女既遭淫污，又活活燒死，慘不可言。秋英已料倭奴西走，急忙打從人家樓上下來，竟出東門。卻見一路尸橫遍野，血腥觸鼻，他也顧不得害怕，心慌意急又不知路徑，祇望著東走。足足一口氣走了有二三十里，已過晌午，望後面並無響動，四下時亦無人跡，把心略略一放，卻半步也走不動了。看腳下鞋已綻裂，兩鬢蓮瓣如何受得此苦！又見前面是一道小河阻住，斜側裏雖有一條路徑，卻不知是往何處去的，欲要挨上前去卻無半點氣力，又兼腹中飢餓難當，沒處去討飯喫，想起來終不免一死。

正在著急，祇聽得西北上炮火連天，喊聲動地。秋英想道：倭寇裏並無火器，想必是官兵剿殺，若是官兵得勝便有生路。正在踟躕，聽得喊殺之聲愈近，打一望時，已見有兵馬到來，心下驚慌卻沒個躲避去處。祇見那側路傍一箭之地有個荷池，水已干涸，卻是一池污泥，還有些枯爛荷葉在上，池側邊地有一株老樹半邊樹身橫倒在池上。一時無奈，祇得拼命走入污池內，那傍岸處不過深得尺餘，掙遠幾步便陷到臍上。回頭看時，殺聲已到。原來卻是一隊官兵被倭奴殺得毛盔棄甲，又追趕得緊，俱往前奔命。到得河邊，見沒有橋梁，都往河裏亂跳，大約逃得過岸的甚少，淹死的甚多。後面大隊倭奴趕來，何異屠羊殺豕，奔不到河邊的都被斫殺，血腥四濺。這時秋英也顧不得性命，將身子都蹲倒在污池內，把一片爛荷葉遮住了頭臉，幸喜又有那橫倒的樹枝擋住。偷眼看那些倭奴呼嘯成群，因趕得熱流汗都開懷脫臂，也有坐地歇力的，也有跳躍嬉笑的，拉屎溺尿，混鬧了有個把進辰，呼嘯一聲，仍復回原路去了。

秋英見倭賊雖去，自身卻陷在污泥內，莫說拔步不起，即上身也伸不直來，天色又將傍晚想道：“死在這個泥池內卻強如被倭奴殺，祇是渾身泥污，做鬼也不得爽利。”抬頭看時，這橫倒的樹枝卻離身咫尺，忽然想起用手在污泥內將一條繫腰的長汗巾解下來，拿著一頭把污泥用手勒去，再把這頭用力甩上樹枝，然後兩隻手拉住汗巾兩頭一步步用力掙將上來。幸喜腳帶繫緊，不曾掉下鞋腳。及掙得到池上已是氣力全無，坐在地下半晌，看渾身都是污泥糊住，肚中飢火焚燒，不覺一個頭暈就倒在地下。

昏昏沉沉似夢非夢，祇聽得耳邊有人喚道：“你這個女子好大膽，這黑夜間敢睡在這死人堆裏。”秋英微微睜眼，隱隱見一個人立在身邊，聽得是老年婦人聲氣，因問道：“你是那裏來的？”這老母道：“我也是與你一般逃難的。”秋英道：“原來你也是逃難的，我卻是餓倒在這裏，動彈不得，祇好聽死的了。”這老母道：“我逃難時，幸虧身邊帶得有些乾糧在這裏，你捋扎起來喫些。我扶了你回挨到前面，去尋個安身的所在，這裏如何過得夜？”一邊說，一邊遞了一個餅餌與秋英。秋英接了道：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這

姓甚？府上在城在鄉？如何這時候恰恰也逃到這裏來？”老母笑道：“我姓何，在城外居住，虧得我日間逃在個山阿裏，倭寇找尋不著，夜晚纔敢出來。”秋英一邊喫著餅，一面叫道：“何媽媽，求你扶我一扶起來。”這老母就捏住秋英兩隻手腕拉將起來，笑道：“怪道你這般重，原來身上倒加添了一半泥巴。”說得秋英也笑將起來——此時雖然坐起身來，還是渾身打顫，幸虧得喫了這個餅餌纔把飢火按住。老母道：“

你身上的污泥，我與你扳個樹枝兒刮落了纔好。”秋英道：“我兩腿上都是污泥如何走得動？幸虧腳帶纏得緊，不曾掉了鞋，不然怎了？”這時略有一點微微月色，這老母扳了一條樹枝與秋英上上下下刮去了一層污泥，道：“這沾在衣上的且由他，待乾燥了再處。我和你且挨到前面去安，住了身，再作道理。”秋英道：“多謝媽媽，祇是我們往那裏走？”老母道：“這條小路我還有些認得，你祇跟我來，包管不錯。”

秋英就一手搭在老母肩上慢慢跟著從小路裏行來。在微月光中，看這何媽媽雖有六十來年紀，卻肌膚細膩，步履強健，因說道：“幸虧得遇了你老人家救了我的性命，真是重生父母，我已無家可歸，情願拜你老人家做了娘，待奉你老人家終身如何？”老母道：“你這個姑娘心腸好，日後還要享大福哩！祇是我家鄉遠，帶你不去。”秋英道：“你老人家方纔說就住在城外，縱然遠幾十里我也願意跟你老人家去。”老母說：“好姐姐，我實對你說，我娘家姓宣，夫家姓何，原是山東人，我有個女兒許在這裏金陵岑家，我原是到這裏來探親，不想遇了倭寇殺來大家分頭逃散，如今這親戚一家兒也不知逃往何方，我如今祇得仍回山東去了。我女兒叫做小梅，姐你日後若會著他就知道我的老家了。”秋英道：“你老人家要回去山東，我也情願跟去。況這個小梅姐姐我又不曾見面認識，日後叫我往那裏去會他？”老母笑道：“你也慮得是，祇如你今日遇著我，卻也是有緣，日後安知不遇著我女兒？你祇記著我的話，包管日後會得著。”兩個一邊說話，一邊腳下輕輕鬆鬆也不知走了有多少路。

此時已是半夜時分，行走中間見路傍有一座大樹林，老母道：“我們也走得乏倦了，且到這林子裏略坐坐再走。”秋英道：“甚好。”當時一同到林子裏席地而坐。老母道：“你走了這半夜，肚裏可飢麼？”秋英道：“我喫了你老人家的餅餌，祇恐媽媽反受飢了。”老母道：“不妨，我曾合了幾丸關谷丹，每服一丸就可耐兩天不飢，如今還剩了兩丸，與你分喫了罷！”因嚮懷中摸出一個小小袋兒，袋內取出兩粒雞頭子大的丸藥，馨香撲鼻，自喫了一粒，將一粒納入秋英口內，不覺一口咽下，又將這小袋兒遞與秋英，道：“這裏面便是修合的丸方，你好好藏著，日後也好濟人。”秋英此時吞下丸丹便覺五內清涼，精神頓長，四肢間好像添了許多氣力一般。因道：“媽媽這藥竟如仙丹一般，祇恐我日後修合不來。”老母道：“這個丸方說是留侯張良傳下救人飢荒的，祇要照方修合卻也不難。”秋英遂將袋兒貼肉藏好。老母道：“我們去了罷。”

當秋英已覺行步輕疾，便隨著老母前進。走不到一里多路，不妨蘆葦中伸出兩把鐮鉤來將他兩個鉤倒，聽得喝道：“你們這黑夜裏奔走，不是拐逃，定是奸細！”老母道：“我們是逃難的婦女。”那兩個道：“我們不要管他是拐逃、是奸細，既拿住了，祇把他送到老爺船上去聽憑發落。”當下不由分說，押著他兩個走了有一里來路，到了個河灣裏，見有一隻大哨船，裏面還點著燈火。聽見岸上有人行走，船裏就鑽出十數個大漢來，手裏各執短刀，喝問：“是誰？”岸上的答道：“我們捉得兩個黑夜行走的婦女來稟爺。”祇聽裏面有人吩咐：“叫帶他上來！”正是：

纔離虎穴，又入龍潭。究竟不知這船裏是何等樣人？華秋英吉凶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作者當日不知是何興會，便能撰出此等文字，讀之離奇閃爍，光怪陸離。如秋英刺倭時掇石鼓句，出東門小河阻路句，藏身污池老樹句，掙起暈倒句，遇救偕行，林中吞藥，蘆葦被等句，俱是慘澹經營，無一懈筆，無一鈍筆。我看此篇，不禁拍案稱奇，呼酒大嚼。公之天下後世，真是千秋不朽之物！